

(1915~1998)



(第五卷)

張清常文集

方言／語言教學／序／回憶／學術通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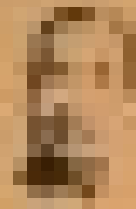
張清常 著

啓功題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THE



OF

THE

ART

OF

THE

ART

OF THE

OF THE

OF THE

(第五卷)

張清常文集

方言／語言教學／序／回憶／學術通信 張清常 著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清常文集·第五卷 / 张清常著.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6 重印
ISBN 7-5619-1539-X

I. 张… II. 张… III. 张清常—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3926 号

书 名: 张清常文集·第五卷
责任印制: 乔学军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82303650 / 3591 / 3651
编辑部 82303647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 / 3908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9
字 数: 399 千字 印数: 100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619-1539-X / H·05153
定 价: 66.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82303590

张清常 (1915~1998)

贵州安顺人，著名语言学家。193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杨树达、王力等名家。毕业后相继任教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大，是当时联大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46~1957年，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后借调内蒙古大学中文系达十余年，曾任系主任。1973年，再回南开大学中文系；1981年冬，调入北京语言学院。多年来，张清常先生在学校和语言学界担任教职和学术职务多种。他一直重视语言（尤其是语音）、音乐、文学三者关系的研究，重视边缘学科的发展。张清常先生长期从事汉语语音史、词汇史研究，贡献尤多。著有《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曾获教育部学术著作三等奖）、《语言学论文集》及续集、《胡同及其他》、《北京街巷名称史话》、《战国策笺注》（合著）等。张清常先生还精通音乐，1938年由他谱曲的《西南联大校歌》流传极广。

第一卷 音韵

第二卷 汉语史及词汇

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

第三卷 胡同研究

第四卷 音韵学讲义

唐代长安方言

(马伯乐 著, 张清常 译)

第五卷 方言

语言教学

序

回忆

学术通信

责任编辑: 周 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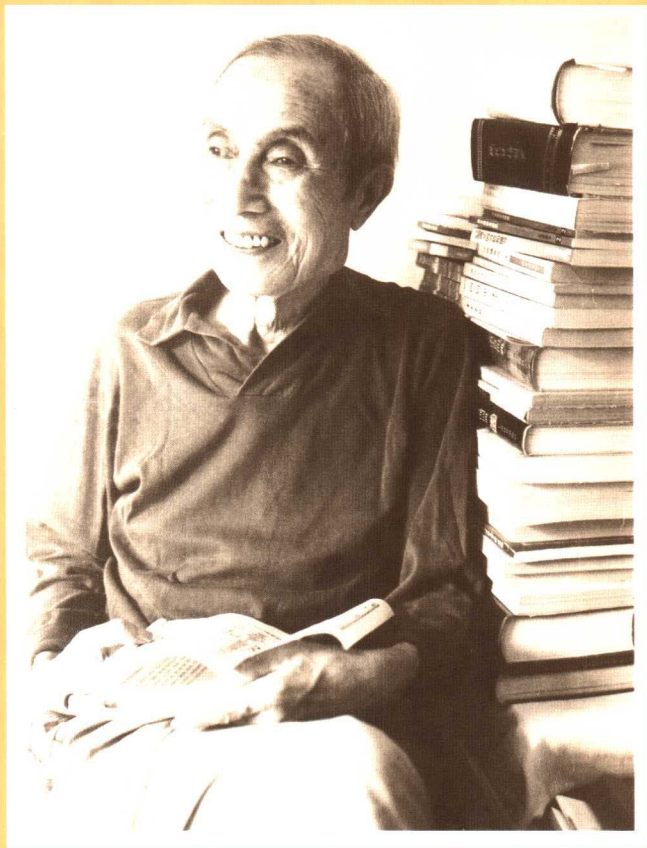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张 静

ISBN 7-5619-1539-X



9 787561 915394 >

定价: 66.00元



张清常先生1997年7月摄于家中

／ 编 ／ 辑 ／ 说 ／ 明 ／

《张清常文集》共五卷，收入了张清常先生的绝大部分著述。文集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董树人、郭良夫、国赫彤、黄延复、黎泽渝、李思敬、李行健、宁继福、任继昉、邵荣芬、唐作藩、杨耐思、王海荣、王均、王延栋、王志武、伍铁平、谢惠全、徐朝华、阴法鲁、张映庚、张源潜、赵金铭诸位学者的大力帮助，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感谢任继愈先生和王均先生为《张清常文集》作序。

不久前仙逝的启功先生为《张清常文集》题写书名，在此，我们对启功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

/ 编 / 辑 / 委 / 员 / 会 /

杨庆华	曲德林	崔永华
赵金铭	林国立	麦梅翹
王海荣		

/ 工 / 作 / 人 / 员 /

李立成	郭风岚	王弘宇
张晓华	张 凯	

序

任继愈

1998年国庆节前,老友张清常哲嗣晓华约我为即将出版的《张清常文集》(五卷)写序。交谈中惊悉清常教授近期因病逝世,不胜震悼。六十年前初识清常教授于联大中文系罗莘田(常培)老师处,而给我留下至今不泯的深刻印象是在听了他为西南联大校歌谱曲,几次公开演唱、征求意见的会上。

抗战八年,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创造了不少伟大业绩。在中国教育史上,西南联大也有过积极贡献。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昆明的西南联大坚持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为祖国培育出大量的建国人才。西南联大师生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很好的声誉。时间只有八年,学校只此一所,毕业人数仅一万多人,但在科学技术、文学、史学、物理、地学诸多学科中,涌现了大批第一流人才,以总人数与成才的比例来衡量,抗战期间达到这种成就的,也许只有西南联大这一家。它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开放的一枝奇葩。

西南联大校歌如实地谱写出联大师生坚贞、奋进、战胜强寇、收复河山的壮志。清常教授为校歌谱曲,激昂壮烈,试唱以后博得广大师生的一致赞许。联大校歌将与联大校史载入史册,流传下去。为校歌谱曲的张清常教授的才华,也引起全校的关注。

1946年西南联大宣告解散,原来的三校各回原来校址。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后来又支援内蒙古大学,任教十八年。我与清常多年未见过面,他调到北京语言学院,我们两人又有了见面的机会。清常教授治音韵文字之学,我治哲学,隔行如隔山,对清常教授的学问我不能赞一辞,只能说

一说关于《文集》的感想。

《文集》内容丰富,包括音韵学、汉语史、方言、语法、词汇、语文教学。胡同研究是他音韵学的具体运用的成果。《文集》还包括具有文献价值的回忆师友的文章、未发表的研究论文,如切韵、音韵学讲义等。从论文的构成可以窥见清常一生治学、教学的大体脉络。音韵学、语言学是他主要的领域,这是学术界所熟知的,他的造诣,同行自有公论,无须我多说。他在多所大学教书,最后落脚在北京语言学院,这个机缘,对学校、对他个人都有意义。

北京语言学院是新中国专门向全世界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的高等学府。要学习中国文化应从何处入手?如果从理论上论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用中国古今教学实践来回答,问题并不复杂。清代学者顾炎武是清代汉学的开山祖师,他开创了后来汉学群星灿烂的新局面。顾氏提出读书必先识字,识字必先辨音。语言与文字本是一回事。把语言固定下来,就成为文字。今人读书识字,必要求“四会”,古人的“四会”中就包括了音韵学。中国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中华文化哺育了中华民族,也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北京语言学院为新中国承担了沟通中外文化的重要任务,以清常教授的汉学功底,任教于北京语言学院,传授中华文化,并带动一批中青年学者共同迈进,对北京语言学院来说,可谓得其人;以清常教授的专长从事这项基础教学工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可谓得其所。两千年前,孟子心目中的“天下”,不出禹贡九州,现代人生活的“天下”,远及亚非欧美。时代前进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也随着加重了。我们八十岁以上的人亲身经历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的旧中国,又感受到新中国经济腾飞的大好形势,文化事业大力发展的高潮即将到来,我们满怀信心地迎接21世纪。正当人地相宜、发挥专长的时候,清常不幸永远离去,是清常教授个人的不幸,也是学校的损失。

人世间本来充满着缺欠和不圆满。补其缺欠,促其圆满,是我们后来人的责任。

1998年10月,北京

序

王 均

张清常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40年代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大四(1946年)我选修了他为中文系开的专书选读《广韵》。那时他是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年轻的教授。他学识广博而有深度,多才多艺,当年同时给中文系讲授古音研究、训诂学和《广韵》三门课,又兼任师范学院专修科文史地组主任,还给专修科开专业课。他给我们授课时那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平易亲切而富幽默感的语言和丰厚的内容,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张源潜学长通过西南联大校史档案资料统计,先生从1940年到1946年间共开13门课,其中7门是为中文系开设(唐宋文、音乐歌词、音乐教学、西方学者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和上述三门课),2门是中文国文两系学生共选(国语及国音、国语运动史),4门是为师范学院专开的(教育系大二国文、国文系的中学国文教材教法、国文教学实习指导、专修科的文字学概要)。在《国文月刊》上发表论文多篇,业余还担任几个合唱团歌咏队的指挥。

1940年以后曾在联大就读的同学,没有不会唱联大校歌的。这不奇怪。校歌能获全校师生喜爱,终身不忘,这就显出歌词、歌曲作者的高超水平了。校歌歌词的作者是中文系名教授罗庸先生,调寄《满江红》,上阕悲愤,下阕雄壮,反映了西南联大万里长征的建校历程,抒发了全校师生的救国热情与激奋勤学的情怀。它不仅是一首特定环境下的名校的校歌,也是中国抗日救亡史诗中闪光的一节。清常先生还谱写了一首气势宏大、抒情动人的四部合唱《西南联大进行曲》,并亲任指挥。有人说,正像赵元任先生给刘半农等先生谱写的名曲一样,它是语言学家又兼音乐

家并与文学家共同创作的光辉结晶,在中国音乐史上是该有它一定的地位的。

清常先生的治学特点,愚见认为是:方面广,很有深度,多学科相结合,多视角观察处理语言现象,从古到今,左右逢源,厚积薄发,不断开拓,自成一家。

先生在音韵学方面的造诣是很深的,文集收有从上古、中古到近代的一系列论文。《汉语上古*-b声尾的遗迹》就是一篇啃硬骨头的大作。前辈学者 B. Karlgren、罗常培先生、W. Simon 等说,上古当有*-b尾,也提出了若干例证和拟音,但仍嫌论证不足。清常先生则从甲骨、金文、《说文》古籍中的异文、谐声、又读、通转、叶韵、不同释文、后世韵书字书(如《广韵》《集韵》《玉篇》等)当中,对所选材料及其周秦拟音,作了大量整理爬梳的工作,首先将闭口入声字与带有*-b、*-o、*-t韵尾的字互相通假的例子列出二十余条,制成详表,分析归纳,发现除*-p > p外, *-p与*-d,与*-t,与*-d、*-t,与*-o、与*-ôg,与*-d、*-o,与*-d、*-o、*-t相通者七种现象,欲求贯通此七种现象得一共同解释,最好假定:凡有此种通转关系之*-d、*-o韵尾者原系由*-b声尾变来,只是周秦古音已经开始消失。同时又看出此类*-b > *-d > i(去声)之谐声字大多分布于祭泰夬废四韵,于是解释了何以祭泰夬废独无平上、且与蟹摄止摄貌合神离的现象。后来先生又著专文详论祭泰夬废只有去声的原因。

在《古音无轻唇舌上八纽再证》一文中,论述了再证的必要性以后,先生动用了藏语、景颇语、蒙古语、印尼语、朝鲜语、日本语的材料,并论述了保留汉字古音的朝鲜文、日本文、越南文的价值,又以印欧语的历史演变,古希腊、古拉丁、古英语、中古英语、现代英语的演变作为《再证》的旁证,又旁及现代汉语方言、守温韵学残卷、殷商卜辞以至羌语父称、乃至汉语“茶”字在先秦以来文献中的表现和外语译音等。真是古今中外,随手拈起,文字口语,俯拾即是!重读先生专论,先生昔日授课时的神采风度,又浮现眼前,宛如昨日。

先生学承杨树达、钱玄同、黎锦熙、沈兼士、赵元任、罗常培、朱自清、

王力多位大师,潜心钻研,以他深厚的音韵学功底,又对我国音乐历史和现状有足够了解,同时喜爱文学,所以他特别重视也有充分能力探讨语音、音乐和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1944年,他出版了《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一书,获当时教育部学术著作三等奖。后来又有多篇论文论述中国音韵学与音乐的关系,指出中国古代音韵之学与古代音乐有密切的关系,不但许多音韵学术语来自音乐,而且传统音韵学审音辨音的知识也得之于古代人们的音乐知识和技能。这些论著,颇多创见,甚得学界好评。他也十分注意音韵学在文学上的应用问题,例如《关于汉语诗歌押韵问题》《有关京剧十三辙实际运用的几个问题》和《中国古典诗歌平仄格律的历史经验》等论文,从诗歌的民族形式特点入手,联系到诗词戏曲的吟咏演唱和音韵、音乐的发展演变,谈汉语诗歌格律的发展,落实到应该按照实际语音,特别明确要以普通话为标准来考究新诗的节奏韵律,这就很有现实意义。按照同样的精神,关于京剧的用韵,文章强调:从京剧十三辙的实际运用看,京剧确实在变化发展。墨守定规,一成不变,势不可能。这是先生一贯的文艺主张(在语音韵律的运用形式方面),也是符合语言演变和文艺发展规律的。不过先生的文章是写得更加具体生动、有血有肉、生趣盎然罢了。

1946年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归复校,先生应聘南开大学任教授、中文系主任,兼任清华大学、北师大教授。1957年借调支援内蒙古大学,任该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直到1973年。从所发表的文章来看,支援内蒙古,先生自然是对自治区的高校文科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出,十几年来在民族地区的工作也使先生的著作中融入了新的内容。

首先是组织参与了1957年9月到1958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教育厅把除呼和浩特市的投资材料以外的原材料都交给清常先生保管。从所发表的几篇方言论文看来,了解到自治区内的汉语主要地区只有50个点,普查所选25个点的人口占全部50个点人口的70%以上,在对当地汉语方言有了感性认识以后,因其属于北方方言系

统,与普通话大同小异,先生便决定抽出两个问题来写:一是内蒙古汉语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对应规律,二是内蒙古汉语方言概况。我看这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这最有用。对应规律是从音系上掌握普通话;概况也着重讲方言跟普通话相异之处,如古人声字巴彦浩特读去声而北京音系分别读阴平和阳平的字就分别列举。记住这些字的读音就行了,没有必要搞出一大堆无显著特色的材料。之后又到萨拉齐(这是个蒙汉杂居之地)调查词汇,写出《内蒙古萨拉齐汉语方言词汇一瞥》,共分五节:蒙语借词(共分三类情况),与山西话的关系(因为该地汉人主要来自山西),萨拉齐土话与普通话在词汇上的差异,从萨拉齐土话词汇看当地的发展变化,从萨拉齐土话看到人民群众语言的鳞爪。干净利索,特点突出,体现出观察的敏锐和选材的功夫,兼及民族地区词汇发展与社会习俗、心理变化的关系。有看头!末了讲到:“过去……读了元人杂剧,喜看那么多的形容词生动形式,惊叹不已。这次来到劳动人民中间,方知天外有天,要从头学起。语言文学的源头确是在劳动人民中。”大家都能体会到,先生的话是真诚的。再一篇《内蒙西部汉语方言构词法中一些特殊现象》,与前者同样精彩,通过“爬山歌”等,捕捉住某些构词的方言色彩跟思想感情。语言跟文学本来是分不开的,有文学修养的人调查语言、撰写报告,就是有自己的风格。

关于词汇语义方面的文章也有好几篇。我且举《汉语的15个数词》一文为例,说明我对先生研究、写作的一些特点的个人体会。文章首先交代:“本篇试图从词汇、从汉语史的角度去观察汉语数词。或许要涉及民族文化心理问题。”谈的就是“零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这15个数目。文章说:“讨论对外汉语教学,看数词就要既从语法结构去分析,还离不开从词汇的角度去考虑,甚至还要考虑别的方面,如汉字。”“本篇立足于现代汉语,但也从汉语史的角度去观察,因为有许多问题不这么看就说不清楚。”然后,作者告诉我们:有的貌似数字,实际上不是。他说了这15个字都有不当数目讲的时候。先就几个字从古至今议论了一番以后,作者用列表叙述的方式,给每个字分义项编号叙述,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然。表分五栏:1. 编号,2. 数词(下分单用、合用。合用如:一半,一一,一二,一两,一再……),3. 实义,4. 虚义,5. 例证。例如“半”有三个义项——①实义:1/2;例证“日取其半,万世不竭”。②虚义1:多,长(时间);例证“好半天”。③虚义2:少,略微(贬义);例证“半句人话也没有。半男不女,半疯不傻”。单一个“一”字就有40条义项(不算“幺”字)。如“一、两合用”,例证有:一客不烦两家;一刀两断;一举两得;休息一两天。就是4个义项(解略)。“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是“苦不堪言”,“说一不二”是“强调果敢独特优异”,“略知一二”表示“少许”,这是把语义跟语境、语用结合起来讲的。共有编号165号,每个义项例证有多至20余例的。内容充实,可见一斑。接着:汉语讲究音乐性,语音区别平仄。古典诗词要求平仄相对,这里典故不少。正如先生所说:“今天我们向学生讲解古典文学名家名篇,应该理解到古代写作的艰辛,才是知音。”然后又讲到马连良念白的戏剧效果,说明语言和音调上的讲究。再说到中国人使用数字一时有一时的风气,提到清朝汪中《释三五》、近人彭仲铎《释三五九》,以及闻一多等《七十二》等文的考证……可见某个数字可以成为某个时期一时的爱好。我看这是历史社会语言学了。因而,要了解汉语数词的运用,还须了解产生这种说法的社会背景,否则不能懂。“一日思君十二时”,“时”是讲时辰,如果理解为后世的12个小时,打个对折,可就坏了。小学生背珠算口诀,因而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不管。“一退六二五”谐音为“一推六二五”,就是推出去不问。“二下五除二”表示干净利落,办事能干。莫说外国人不不懂,中国人不会珠算的也不懂。对外汉语教学哪能不讲?其次讲到汉语数字运用涉及风俗习惯心理文化许多方面。如“九九”有种种用法,都不会是99。再又讲到汉语在表达时有些较细致的地方,不深思就会马虎过去。如“三五、七八个”作为概数,是否含有由少而多之意?还有,有些是数词本身历史发展上的问题,如基数与序数由古至今不分。像“数一数二”“三月十五”;东四十条不是东40条,“二八”是2、8(16)还是28?除此以外,数词还有花样。有的是实词实义,如十三经,二十五史。有的原来就是虚数,不能当真的,如十八罗汉,五百罗汉,八百罗汉。有的

本为实义,转为虚义,原义难考,如二百五。作者说:“罗列这些现象,意在说明汉语的数词是非常活泼富于诗意的,并不仅仅是科学严肃准确的。对于汉语数词,宜在语法分析之外,还以词汇、汉语发展史、中国历史文学文化心理社会等等方面综合地加以分析研究。”文末附记中提到有人著文《奇特的数字姓》举出许多数字姓,他说:“不能从字形上看是个通常用做数字的,它就一定是个数词。例如本篇论文2.1提到‘六’是个姓,来源于中国上古有个‘国’名叫‘六’,这是以国名为姓,不是以数字为姓。”作者又说:“姓,汉族有,许多民族也有;但不能说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有姓。”清常师提出这一点,不知是不是到内蒙古去这一趟的新收获?这是一篇分量不算很大的文章,可是,它的内容应该说是极其丰富而精彩的了。我以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常先生思路开阔的治学方法和文风。可惜我笨嘴拙舌,不善于提要钩玄,好多精彩的段子我还没有传达出来呢!

不去民族地区,当然有些文章还是照写,但是思想感情和注意力会不一样。例如《音义关系在汉语汉字中的特殊组合》一文中,讲到“有些麻烦”就是误以为译音所用的字是表意的;在“同源词(字)问题”中讲到“所谓上古早期汉语,实际上是华夏语与若干语言的融合体”,就是新的视角。《〈尔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今后《尔雅》研究的新课题”部分,讲要“探索华夏族与他族间语词关系的遗迹”,说:《尔雅》所代表的时代,正是上古华夏族与他族进行语言融合的时代……从语言融合的角度观察这个问题还是个新问题。讲到楚语与华夏语的融合,扬雄《方言》已经把它看做汉语的一种方言,而在许多方面它明显不同于华夏商周各族。《方言》中还有一些在汉代被视为方言的,推溯上去原也是上古的部族语,不过探索的材料线索更加困难了。他说“把(《释詁》第一条的)‘权舆’假设为秦(嬴族)的词行不行呢?”又如《尔雅·释天》中一些在《离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国语·越语》中出现过的词语如“摄提格,单阏,困顿,玄(月)”等,旧难解信,先生设想“它们可能是民族交融中残留在汉语中的非华夏族语词”,虽然爬梳整理有待努力,思路是扩展了。再如《汉语“咱们”的起源》一文,就这个包括式第一人称复数代词仅仅在北方方言北